



舞臺劇本·入選

Let's play

◎ 陳禹葳

**場景：**

舞臺上只有五張椅子。整個舞臺的色調是中性的，沒有多餘色彩。

演員為四人，有男有女，衣著怪異，臉上畫著奇怪的妝。人數可依演出需求更動。

以下的表演，四人用誇張的方法進行扮演。扮演角色時不必拘泥於某種形象，或者說，形象越多越好。

聚光燈亮，照著中央的一張空椅子。旁邊四個演員背對觀眾坐在椅子的兩側。

- A 首先，要感謝大家坐在這裡，今晚。
- C 我們充滿感謝。
- B 充滿感謝。
- D 這真的很重要，我必須說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 B 但不能嚴肅，要用輕鬆的心情。

音樂響起。

- C 為了保持放鬆愉快，各位可以隨意在場內走動。  
D 可以坐也可以躺。  
C 但請別干擾到其他觀眾。  
D 場內可以隨意飲食，如果您需要我們有提供可樂和  
爆米花。（觀眾左右走出端著食物飲料的人。）  
C 也有咖啡和熱奶茶。  
D 現在。  
C 現在。  
A 我們要說的完全是事實，基於保護當事人的原則我  
們稍稍改了一下這位主角的名字。  
B 他叫阿芳。  
D 大家叫他阿芳。  
C 我們要說的是事實。  
A 絕不虛假。  
B 我們絕不虛假。  
D 現在。  
C 現在。  
A 就要開始。  
B 請別忘記放鬆心情。  
A 以及關閉您的手機。  
C 現在。  
D 現在。  
眾人 現在。

燈暗，音樂收。

幾秒之後，照著 A 的聚光燈亮。

A 真的真的，我覺得大家不必太介意這一切會怪，我是說也許它會怪但不可能怪到哪裡去因為這真的沒什麼好奇怪的，這世界沒什麼好奇怪的。我們要說他並不是因為他很特別，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十根手指頭十根腳趾頭耳朵嘴巴鼻子，好，再說下去真的無聊了總之他就是這樣沒什麼特別的。拜託，別問，那很沒禮貌真的很沒禮貌。

C 聚光燈亮。

C 一切的源頭都只是因為那個靠河的小套房，十坪大方方正正沒有什麼特別。一切的源頭就是套房西邊那扇小窗日落時正對著夕陽。美麗的夕陽，金色染紅了海面，廣告單上是怎麼形容的呢？維納斯的遮面紗，金色的線條染滿海面，維納斯的遮面紗。

B 聚光燈亮。

B 維納斯的遮面紗成了他畢生追求的目標。十七歲時阿芳從河道旁經過，風捲來了一張潮濕破裂的廣告單。四百萬，一間只要四百萬。像命中注定一樣的捲到他的手中。他將廣告單夾在國文課本中每天每天看著那個小方格。他將小方格放大貼在床頭的花板貼在書桌前面和聯絡簿中。

D 聚光燈亮。

D 他很高興。真的真的很高興他擁有了夢想。世界再也不一樣。堆在桌上厚厚一疊的課本成為通往套房

的墊腳石，一天苦讀十八小時依然感到快樂。他寫了一張五十公分長的清單規畫要如何得到那個小套房。首先要考上好大學，一份好工作，一段好姻緣，一群朋友，一臺能跟套房相襯的車，完美。

- A 完美。
- B 充滿動力。
- D 興奮。
- C 充滿希望。
- A 他充滿希望。
- A 每天每天苦讀十八個小時三百天之後阿芳來到了大城市。
- B 那不是什麼好學校。
- C 那當然是個好學校。
- D 對某些人來說是。
- B 某些不是。那當然不是什麼好學校。中文系？中文系能幹嘛？
- A 做研究。
- C 上課。
- D 搞思想。
- A 搞思想統一。
- C 噓。
- D 學習「精神」。
- B 學習「表達」。
- C 學習「詭辯」。
- A 噓。
- C 他他他他他學習創作。
- D 喔！
- C 對，他創作，他寫作表達對自己的看法對世界的看法對歷史的看法。

B 他是個，作家。

停頓。

A 不是，他只是個窮學生，為了賺生活費在補習班工作，改作文。國中生一張五塊，高中生一張十塊。住在一個十坪大套房月繳四千五的窮學生。

B 四千五不含管理費。

C 不含水電。

D 破床板和漏水的天花板。

A 還有個室友，叫——珍珍。

BD 珍，珍。

停頓。

D 名字聽起來很瘦但嚴格來說他並不是個美女，體重八十二公斤（A：阿芳偷看到的）而且滿臉痘疤，臉上的油非常亮超級會反光害阿芳差點以為那是一面鏡子（A：想起來是這樣）。他們的相遇沒什麼特別的只是阿芳要租房子時那位珍珍小姐左手抱著一個鑲滿水鑽的貓籠（A：裡面有一隻橘色條紋，跟主人一樣胖的老貓），右手提著一個粉紅色草莓造型的行李箱，砰的一聲放在阿芳的腳邊說——

B 「這個房子是我先看到的。」

C 「呃，小姐，你昨天來看房子說不要的……」

B 「對，有壁癌而且太貴了。」

C 「我已經要租給他了。」

B 「但我現在想要這個房子。」

C 「他先要了啊！」

以下 BC 同時說話。

- B 「那我們就合租。這跟你沒有關係。小姐你不介意吧？我們分租的話就只要付一半的房租喔。我會是個好室友。是吧？那干我屁事，本來把房子打掃乾淨就是房東的工作，不然你以為房東用來幹嘛的？而且你這個破爛房子我們肯租你就要偷笑了吧，還不想租？當豬圈？你是說你自己要睡這裡嗎？為什麼我要滾？我好歹是個客人吧？」
- C 「你真的很不講道理耶，昨天把我的房子罵個半死現在又回來說要租，你知道你昨天摔在這裡的紅茶我花了多久才清乾淨的嗎？你哪裡有毛病？這是我的房子我想租給誰就租給誰，這邊寧願當豬圈也不給你睡！幹！什麼意思！你滾開啦，滾開！不租！你不要妨礙我做生意！沒天理啦！沒天理啦！」
- B 「怎麼樣呢？如果跟我一起租的話，我就可以幫你一起對付這個惡房東，我們當室友吧！」
- C 「你到底是哪根蔥哪根蒜啊？」
- B 「我？我是個作家。」
- AC 「什麼？」
- B 「我是個，作家。」

停頓。

- D 就這樣，他胡里胡塗的多了個室友。珍珍很大方，喜歡分享。他會把吃不完的便當放在阿芳的桌上，有時是半個排骨，有時是冷掉的湯或豆芽菜。當然，他這麼慷慨，阿芳理當也要跟他分享自己的東西，保養品、沐浴乳、或剛從宜蘭買回來的奶凍卷。他

常說：（A 說下句）「阿芳，你不要再穿這些爛鞋子了，明天我帶你去百貨公司買幾雙好的給你。」或是「你不覺得我們應該買臺除濕機嗎？家裡實在太潮濕了。」他真的會帶阿芳去買鞋，也理所當然的跟他借去穿；一起買的除濕機以阿芳在家比較多天為由硬是讓阿芳多分了三千塊。然後他養了一隻老貓，那隻貓他媽的是個賤婊子——對不起我罵髒話了——因為牠什麼都啃，啃鞋啃紙啃電線，有時候阿芳還真的希望牠他媽的吞下一根針死了算了但沒有牠依然啃鞋啃紙啃電線，要不是那東西會喵喵叫阿芳簡直以為那是一隻他媽的蝗蟲就跟他的主人一樣——對不起我又罵髒話了——簡單來說就是沒禮貌。

B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阿芳他，是個有教養的女孩子。他當然不會指著那女人說：

**眾人（怒吼）你這他媽的賤女人！**

B 他只是只是只是很優雅的心平氣和的問珍珍可不可以自己買東西呀？

**停頓。**

C 「阿芳……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停頓）你知道嗎，在我國中的時候，我爸就把我媽給殺了（A：喔。），對，我知道這很難相信，可是這是真的，他把他分屍，砍下他的頭，用電鍋蒸熟！你有吃過你媽媽嗎？你知道那個味道像什麼嗎？（A：喔。）然後兩天後，他就跟另一個人私奔，而那個人是我的小舅舅。他們帶走了所有的財產，一點也不剩！後來我被小阿姨收養，沒過幾年好日子，小阿姨也死了。

(A：喔。 ) 他在樓梯口踩到肥皂滾下樓，摔到倉庫裡，過了兩天血從門縫流出來才被人發現。我們都以為他只是去散心，他常常這樣，每次心情不好就會消失個三五天 (A：喔。 )，沒有人發現他死在家裡。後來我高中那年小表弟也死了，我根本沒有看過他，人在美國，被誤認成不知道是誰亂刀捅死。後來家裡的人都說我帶煞，沒有人要跟我住在一起，叫我自己搬出來住。但是我搬出來之後爺爺奶奶也死了，他們就更肯定我帶煞，可是說真的，他們這麼老這麼皺本來就會死啊！他們已經九十二歲了耶，這種帳也要算在我頭上，後來我就改吃素，怕他們覺得那些雞跟牛也是我殺的。原本我要跟男朋友一起住，但交往了一陣子才發現那男的完全是個性變態，我會發現是因為他為了追求刺激竟然把我買 TAKILA 送的 Shot 杯塞到肛門裡，拿不出來被送到急診室去。最後我幾乎什麼都沒拿就離開那個房子。然後是錢的問題，我從國中助學貸款到現在已經欠了大概六十萬的學貸，還有這個學期的學費我也還沒繳！家裡又不肯幫忙，他們根本就走火入魔，你知道嗎，他們連端午節都不讓我回去過，因為我大舅公感冒，他們怕我一回去大舅公就會過世。阿芳，你看我是這樣長大的，而你過得這麼幸福！喔，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不要擔心，我在搬來之前換過十幾個室友他們都還沒死，根本就沒有帶煞這件事。我只是比較窮，但還是個正常人。珍珍只是個需要幫助的女孩子而已！」

停頓。



- B 然後他。
- C 他。
- D 他。
- A 就妥協了。
- C 哇靠！
- A 失去的更多。
- C 不要緊的，兩百份考卷一千（B：新洗面乳兩百五）、咖啡廳八小時一千二（B：新水壺六百）、家教三小時五百（B：電扇一千二）、翻譯一個字零點八塊（B：新鞋兩千五、內衣三千三……）
- D 阿芳不知道嗎？
- C 當然知道。但礙於什麼東西，某些說不出的東西。
- B 某些說不出也不重要的東西。
- C 他沒辦法。
- A 對，他沒辦法。
- C 就是沒辦法。
- A 這一忍竟然就是三年。三年過去。每天每天被堆積如山的報告跟期中考淹沒，回到家打掃一地的垃圾還有清理珍珍留下的那些慷慨。直到某天。
- D 他再也受不了了！因為珍珍？
- B 因為貓。
- A 月底，離發薪日還有兩天，阿芳卻只剩下三十塊在手上。於是他趁家樂福十點特價時買了兩個菠蘿麵包，打算一天吃一個撐下去。
- B 那天，他左手提著一大袋作文，右手抱著古文觀止下課回家。
- D 終於可以休息了。
- C 繞過垃圾。

- A 踏過一攤水漬。
- D 走到書桌前。
- C 碰。
- A 碰。

D 倒抽一口氣。

- B 那隻，橘色的，髒東西，嘴裡，咬著？
- C 對，是袋子。
- B 是袋子？
- D 空的。
- A 空麵包袋。
- C 麵包。
- D 兩個都吃了。
- C 還留下滿地的麵包屑。
- D 它吃掉他，最後的晚餐。
- A、B 幹幹幹幹幹幹幹幹幹幹幹幹幹幹幹幹幹幹幹幹幹幹  
幹幹幹幹幹幹！

四人同時站起，深呼吸又坐下。

- C 沒關係，我們整理一下。嗯，很明確嘛兇手就是牠，你看牠還在啃袋子呢。嗯，嗯，讓我想想。（停頓了幾秒，用俐落狂暴的動作抓起貓丟出窗外，另外三人用驚恐的表情看著C。B逐漸從驚恐轉為大笑）貓嘛，有九條命的樣子。聽說從八樓掉下去也死不掉。（停頓）幸好我家住十三樓。
- A 喀答。（做出開門的動作）噢，阿芳你在家呀。（做出一連串隨手拋下包包、亂丟垃圾的動作）咦？咪

將呢？

C 聳肩。

A 噢。（又是一連串的日常生活動作，接著開始哼歌，節奏輕快）

C （B 飾演貓，悠閒的走到舞臺前方，兩手交叉優雅的臥在地上）他就這樣，什麼話都沒說。兩天後貓自己跑回家裡，除了尾巴掉了一點毛之外其餘毫髮無傷。

D 噢。

B 後來？

C 他又丟了第二次，但是貓依然沒事。

D 啊。

C 他真的很想看看，看看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呢但是他不敢。他不敢把頭伸出窗外去看。

B 所以？

D 繼續囉？

A 「阿芳，要繳電費了你可以幫我墊一下嗎？我沒錢吃飯了！」

D 不只這樣，他還會在珍珍忘記的時候幫忙餵貓、清貓砂。

C 我忘了說，珍珍從不說謊，他真的有還錢喔。

B 真的呀。

D 珍珍真是個守信用的好孩子呢。

燈暗。燈亮時所有人圍著中央的空椅子，他們對著椅子上的人說話。

- C 應該要做點什麼的。
- B 對，不然活著幹嘛？
- A 沒有想做的事情就什麼都做一直到你找到為止呀！
- D 如果你說這不是你想要的，那就是藉口。
- C 大家都這麼做。
- A 對，你有聽到誰抱怨嗎？沒有嘛。
- D 好啦就算有人抱怨，但他們還是做做做做做個不停。他們不敢承認的是他們這樣真的很開心。
- B 閃亮亮，有牌子的。
- C 越來越長的。
- D 我告訴你這是什麼，這就叫價值！這是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敢直接跟你說的真理。噢我用了真理這個字但事實上就是這樣呀。
- C 你拿別人的，當然也要做點什麼還給人家嘛這很正常。
- A 當然你也可以說不要這樣，但是會有甚麼後果你很清楚。你想要享受，想要吃熱騰騰鬆軟軟的白飯就要付出代價……我指的代價當然不是十塊啊，你以為十塊怎麼來？（停頓）不對，你要離開這種思維，現在已經不是學生時代了耶。
- B 現在要問幹嘛已經太慢了啦。

停頓。

- A 我的老天爺，阿芳。
- B 這樣真的很壞你這個 Bad Bad Girl，知足有沒有聽過？有沒有嘛！有就點個頭，對，這跟你說不會是同一件事情你知道嗎？不能因為你不會就什麼都不做。
- A 你看，珍珍跟這麼大的出版社簽約，都是努力來的！

- D 很簡單的啦，如果你不會打網球，那就去踢足球嘛是不是！如果球都不會踢，那可以去擦球啊！那如果你對抹布過敏那就去賣票嘛。
- C 這就是價值！大家都在說，別讓別人定義你！喂，真的別瞧不起賣票的啊或是拉保險的，人家也是可以做到百萬年薪耶。
- B 賣票比較難啦。
- A 但是它可以每天賣你知道，一天賣十八小時另外再兼差就行了。
- C 或是去投資股票。
- D 對啦，投資！這就是最公平的地方你知道嗎。

停頓。

眾人大笑。

- B 好笑是很好笑，可是我覺得也是有可能啦！
- D 對，你可以試試看。
- C 我可以直接跟你講訣竅是什麼：把你自己掏出來！

眾人 掏出來！

- A 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掏光就對了！
- B 掏掏掏掏！
- C 掏掏掏掏！

其他人一直喊著：掏！快掏！D 逐漸站起將口袋和衣服裡的東西通通掏出。並且脫光衣服。

D 望著天，其他人持續嬉鬧著。直到 D 開口。

D 阿芳他，後來成為了報紙的專欄作家。他曾經當過便利商店的店員、加油站、服務生，什麼都做過了。但那些工作對他來說都只是浪費時間，所以他決定要寫作，要成為影響別人的人而不是被影響的人。他寫了好多東西，寫他小時候發生的事情，寫他跟他媽媽的故事，或是寫室友，寫他的心情，寫他對人生的體悟（每說一個就把地上的衣服逐漸撿起來穿上。），可是一點用也沒有，沒有人要幫他出版，刊到報紙上也不久就被換下來，他們說他的故事一點也不真實。主編說，寫你跟媽媽去買冰的過程很無聊，不有趣也不溫馨，沒有價值。所以他就開始努力的看要寫什麼才會受歡迎，一點床戲、一點血腥恐怖，卻又被說做作。

B （看著D）你好無聊。我覺得好無聊。

A 這就要說到那件事啦。阿芳跟同事趁 Lady's night 去了一趟夜店，那是他第一次去那種地方。他穿了短裙跟馬靴，一到舞池面那些男人就跟蒼蠅一樣蜂擁而上，每個人不是在拿屌摩擦他就是拿他摩擦屌。大致上摸過一遍後他選了一根手感適中的帶回家。喔喔，那不算是個太好的經驗，那男的也是個小處男，勃起不夠硬，戴了套又馬上滑掉。做愛半小時大概有二十分鐘在重戴保險套，最後那男的終於把龜頭放進去了——請聽仔細，我說只有龜頭——他放進去之後抽插八下就射了。拜託，拜託，即使是后羿射日也射了九次好嗎八下到底是什麼數字我連講出來都覺得有點丟臉，看屁啊老子可以幹三小時沒有問題好嗎，八下，我每次都超過八百下啦。

B 反正後來他們還是在一起了。那男的真的很好，只是有點懶惰跟痔瘡有點嚴重。

- A 對對對，我差點忘記痔瘡，痔瘡很重要。
- C 痔瘡才是主角。
- A 總之第二天也就是阿芳破處的第二天。
- D 呃我覺得有沒有破處其實應該要再討論。
- A 好，初夜好嗎？反正隔天早上阿芳還是有起來工作，他就把那個男的留在那邊——珍珍那天剛好不在家——晚上回家，一打開門，兇殺案。
- C 地板上，床上，通通都是血，血跡一路從廁所滴到床邊。床的旁邊有一大灘。
- D 珍珍剛好回來，（A 尖叫）嚇的把手上的便當整個往後丟出去。
- B 他們兩個馬上報警，警察很快就到了。他們從床底下拖出那個男人的屍體——阿芳的初戀——那個男人一絲不掛，臉朝下的躺在血泊中，在床底下！
- D 「已經沒有脈搏了！」
- A 「是他殺！這樣子絕對是他殺！」
- C 「這位男性死者全身赤裸，股間有血液流出，極有可能是強暴殺人。先拍幾張現場照，屍體有待化驗。」

A 扮演警察，C 拿起相機對著躺在地上的 D，正要拍照的瞬間 D 突然醒了過來，精神有點恍惚，其他人尖叫跑開。A 掏出槍來指著 D。以下 D 全程用臺語說話。

- D 「誼，怎麼這麼多人？嗨，你回來啦。」
- A 「你把手舉高？」
- D 「什麼？」
- A 「叫你把手舉高！」

D 把手舉高。

A 示意 B 上前，B 戰戰兢兢的上前確認了 D 的脈搏。

B 「報告長官，是活的！」

A 走上前狠踹了 D 一腳。

A 「幹！是怎樣！」

D 「幹嘛！幹嘛你們莫名其妙！」

C 「你為什麼不穿衣服？」

B 「這些血是什麼？」

D 「啊就，啊就……就我痔瘡破了，就流得到處都是，我很累，想說先睡覺它自己會乾。我不是第一次這樣了啦！」

A 「幹，還不只一次？」

B 「那你為什麼躺在床底下？」

D 「啊我就怕弄髒他的床啊。」

A 「幹嘛不穿衣服？」

D 「我找不到嘛。」

C 做出拎著衣服丟到 D 面前的動作。D 慢條斯理搖搖晃晃的穿上衣服。

D 「對了，我叫做阿宏，這是我的名片。（拿出一張名片塞到手中。）我是臺南人啦！啊這是我的電話，你之後來臺南就打給我，我帶你去玩！逍遙一下啦！」



A 架著 D 走到舞臺邊緣，上前從 的手中拿過名片。

B 「不好意思，這可能要給我們留個檔案，我們明天會通知您，到時候您再來警局領回。

D 阿芳有去領嗎？

A 那你要領嗎？當然沒有啊。怎麼可能再連絡。

C 誒，他可以把這件事情寫進文章裡！

A 有啊。但編輯說太誇張了，退稿。

B 珍珍說：「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機緣，我相信阿芳你會找到屬於自己的路。」

D 反正，坦白說他也沒什麼真的想做的。

B 珍珍介紹他到自己服務的出版社工作，負責替人校稿，訂正錯字。快樂多了。

A 收入穩定。

C 上班時間固定。

B 可以每天洗衣服。

A 準時九點半倒垃圾。

D 三點一刻喝杯三合一咖啡。

C 每天做瑜珈。

**眾人 啊！真好！**

A 人生沒有遺憾了吧！

**沉默。**

B 真的我真的已經很滿足了我是個知足的人！

C 我當然也是呀哈哈有甚麼好嫌棄的最愛做瑜珈了！

D 我也沒有呀哈哈這一切真的都很好好到不能再好

了！

沉默。

眾人 哈哈哈哈哈！

- A 哈哈哈哈哈（從笑聲轉為哭聲）沒有男朋友！
- B （哭）要是身邊有個人就好了。
- C （哭）要是有了就好了！
- D 我只有有一點點要求！
- A 長的像布萊德彼特。
- D 每個月 6 0 K。
- C 幽默風趣。
- A 穿西裝打領帶。
- D 陽明山別墅和藍寶堅尼。
- A 很簡單嘛！
- B 沒有這種人。
- C 那長相中等，身材中等，不要很窮，不要太無聊，有臺機車。
- B 差不多。
- A 出版社裡就有一個。雖然離過一次婚但還算個好對象。吳組長，長的有那麼一點點點像郭富城，身高一七五，月入五萬八，總是穿著 Giordano 的藍色 POLO 衫。

BC 兩人跳雙人舞。

- D 藍色，阿芳最喜歡的顏色。
- A 他們的交往很普通，第一個星期牽手、第二個星期接吻，第三個星期在看完星星後到陽明山的溫泉旅

館打砲。

- D 後來吳組長開始有點小缺點出現。不過不要緊，人本來就會有些缺點嘛。
- A 例如每天睡前都要玩 candy crush 兩小時。
- D 或是玩英雄聯盟的時候不打赢絕不關機。
- A 唉呀，這種打打電動打打手槍之類的每個男人都會嘛！
- D 但吳組長也喜歡買大樂透而且一定要包牌。
- A 或是載阿芳出門要她幫忙付油錢。
- D 平分餐費時硬是要算到小數點後兩位。
- A 這些都是小問題啦！但是阿芳真的很不喜歡吳組長借錢。
- D 一開始只是晚餐忘記帶錢包請阿芳墊一下，後來要買車的頭期款也跟阿芳借。
- A 鞋子破了臨時要買一雙，聽人家報明牌哪支股票會漲價不投資的是笨蛋。

雙人舞越來越激烈。

- A 「阿芳，如果不繳這期的貸款我的車就要被扣押了！阿芳，我現在在外面的餐廳我忘記帶皮包你快點來救我！阿芳我保證不會再跟你借錢了。阿芳我愛你。阿芳這真的是最後一次。阿芳我只借兩千塊就好了。阿芳我本來要還錢的但是我把錢拿去買禮物給你了。阿芳我需要你。阿芳我媽媽要裝假牙。阿芳我真的愛你。阿芳。阿芳。阿芳阿芳阿芳阿芳阿芳阿芳阿芳阿芳……」

C 大聲尖叫，拿起舞臺上的椅子亂砸然後掐住 B 的

脖子，兩人發出尖叫和掙扎大吼，不斷打架，同時 C 不斷的大喊：為什麼！為什麼！

A 在一團吵鬧之中顯得特別安靜，門鈴聲響起，D 飾演快遞，拿出一個包裹遞給 A 簽名，A 照做，兩人過程中並不交談，只用手勢和眼神溝通。

A 拆開包裹，看了內容一眼，大聲尖叫拋下手中的東西。B 和 C 靜止了下來，他們好奇的上前靠近包裹，拿來看了一眼，各自發出尖叫聲。

D 站在舞臺的前緣，飾演記者對著觀眾播報新聞：最近在市區傳出一起駭人聽聞的案件，嫌犯為了報復分手的前女友，將自己的中指切下寄給對方，此舉已犯了恐嚇罪，目前嫌犯逃亡當中。

停頓一會兒。

- B 「你要我怎麼形容那個東西！就是手指頭呀！」
- C 「在哪裡？」
- A 「有人跟蹤我！」
- D 「手指頭！沾血的手指頭在包裹裡面！」
- B 「可是根本沒有吳組長這個人啊！」
- C 「我是他室友，我看過這個人也看過他的身分證，我發誓有這個人！」
- D 「查無此人。」
- A 「你是個瘋子。」
- D 「拜託警察先生我真的快要瘋了，每天都有包裹出現！」
- B 「小姐，你要是再這樣鬧下去，我們就要告你妨礙公務了喔！」
- C 「這隻手指該不會是你們自己弄來的吧？」

- B 「我們在你家外面守一個星期，可是什麼都沒發現！」
- D 「可能有妄想症……需要諮商師的幫助！」
- A 「你們可以自己來看，不管我到哪裡都會有包裹，每天早上！每天早上……」

D 啞嗚哭泣。停頓，燈光漸暗，只餘下微弱的光照著 B，B 拿著麥克風講話。

- B 那根手指頭，大概六公分長，躺在木頭盒子裡。指甲的邊緣有些缺損，塗著黑色指甲油，被截斷的地方有乾掉的血漬，中央有一點白點，後來我才想起來那是骨頭。我和阿芳看著盒子，一開始還以為有人在跟我們開玩笑，阿芳把他從盒子裡頭拿出來左右看了一下，還跟我說：「珍珍，這個做得好像。」我說是呀，接過手指。可是捏在手上怎麼樣都覺得很奇怪，一直到阿芳大叫，他指著盒子裡面放著一張照片，是一個被截斷中指的手掌，手腕還帶著一條看起來很熟悉的金手鍊，上面用黑色的麥克筆寫著：送給阿芳。我們把手指丟到地上，幾乎是用狂奔的跑出房子，不敢回頭。一開始阿芳不肯報警，她一直說：「他不壞，他只是有點情緒化。」我說你白痴嗎？花了很多時間才會說服他去報警，可是等我們帶著警察回到家裡，手指頭已經不見了。警察還以為我們在胡鬧。後來，每天都有一個一樣的包裹放在門口，用牛皮紙包著，上面有同樣的筆跡寫著：送給阿芳。我們不敢打開，但知道是吳組長做的，可是，警察說卻沒有這個人。我知道我沒有瘋，就在收到包裹的前三天他都還在房間裡面跟阿

芳吵架！後來，怎麼辦呢，我們一直逃，一直逃，過了一個月，就再也沒有收到包裹了。好像沒有發生一樣。所有人都忘了，只有我跟阿芳記得。

停頓一會兒。

A 我覺得，還好。手指頭還好。

C 那不然？

A 走上前塞了某種東西到 C 手中。C 看著手掌心。

A 一人一顆，感情不會散。

C 這什麼？

A 我的睪丸。

C 大罵髒話，將手中的東西扔回 A 的身上，BD 大笑。

D 後來呢？

B 阿芳。

A 回到生活，繼續上班、繳稅、員工旅遊。

B 珍珍。

C 出了書，書名叫蘇菲的手指，寫一個喜歡把別人手指頭切下來的殺人狂的故事。很暢銷。讓他買了一個六十坪的別墅在陽明山。

A 珍珍沒有因為出名而忘記阿芳，他常常約阿芳到咖啡廳坐坐，幫他買單。

C 那天，珍珍穿著 Chanel 的洋裝走進咖啡廳，阿芳差點以為自己有病。

- A 膀上那隻毛茸茸的東西——
- B 是——
- C 是——
- A 是咪將。
- B 珍珍說：他現在都這個樣子跟著馬麻到處跑喔！說的時候還整理了一下繫在貓脖子上的黑色蕾絲領結。
- C 他們在咖啡廳聊了好久好久，講起以前當室友的事、工作的事，以及那個小套房。
- B 珍珍說：他在買房子的時候有看見那個河邊小套房，但我知道那是你的夢想所以沒有買下它。
- D 珍珍一邊說，貓一邊在吃阿芳湯匙裡頭的提拉米蘇，把珍珍逗樂笑得花枝亂綻。
- A 阿芳差點就以為那隻貓會拿湯匙。
- D 說不定牠真的會拿湯匙。
- C 看到那隻貓在吃提拉米蘇的時候阿芳忍不住全身發抖。
- D 上帝呀。
- A 上帝呀。
- A 離去前珍珍給了阿芳甜美至極的微笑。
- D 「對了，阿芳，我現在不叫珍珍了喔，叫我 Alice 吧，（A：喵。）這是我的筆名。珍珍這個名字有點老土呢。（A：喵。）你以前對我很好，我會一直記得的，有需要就打給我！老闆，買單，整桌都算我的！喵（A：喵。）。」

停頓。燈光轉換。

- B 阿芳沒有忘記／那個河邊的小套房。

- C 沒有，他沒有忘記，那個河邊的小套房正對著夕陽。
- B 每當他累得連蓋被子的力氣都沒有的時候，他就會想起那個小套房，裡頭有張鵝黃色的床，深色檜木餐桌和一杯熱牛奶。他想像自己倒臥在白色地毯上，柔軟的長毛有一點橘子精油的清香。有一盞溫黃的燈，照亮他手中的詩集，可以坐在窗邊讀詩，看著夕陽。
- A 他知道他會死在那棟房子裡，躺在窗邊的搖椅嚥下最後一口氣。他的兒女握著他的手低頭垂淚。
- B 每天每天每天他看著存款簿，數字越來越多，存到十萬的時候他真的很高興，他知道再過五年或十年他就可以買下那個小套房。
- D 但後來，阿芳出了車禍，在下班的路上被一臺超速的砂石車撞上。他從擋風玻璃飛出去，像肉餅一樣被拋在空中，撞上砂石車，斷了三根肋骨、脾臟破裂、顱內出血。在醫院住了兩個月。
- C 很幸運的，他活了下來。
- B 很幸運的，對方加上保險總共賠了三百多萬。
- D 很幸運的，套房沒有漲價。
- A 很幸運的，他懷孕了，孩子卻沒在那場車禍中流掉。
- C 很幸運的，他回到故鄉，發現母親死了，沒有家人需要奉養。
- B 他買下套房，搬了進去。依照他想像中的那樣重新裝潢。裝潢好的那天，他站在窗子前面等待日落時刻。
- A 他望著天空越來越紅，太陽越來越低直到海平面。
- C 就跟那張廣告單上面寫的一模一樣。
- B 維納斯的遮面紗。
- D 然後。



B 他哭了。哭了好久，好久，好久喔。

長長的停頓，四人望著天，再慢慢的看向彼此。

C 然後呢？

A 沒有然後啊。

B 它是說結局啊。

D 啊人又還沒死怎麼會有結局！

C 喔，這樣呀。

停頓。

C 然後呢？

B 嘖！剛剛不是跟你說過了！

C 我是說我們！

D 回家囉？

A 廢話，演完啦！謝幕！

四人站起身，將椅子一字排開，放到空椅子的旁邊。

音樂響起。

A 謝謝，謝謝大家走進劇場。

B 謝謝大家願意關心社會。

D 關心我們這些小人物。

C 希望各位看的還愉快！

A 今天的演出就到這裡結束。

B 離去前請別忘了您的隨身物品。

C 另外，我們將小套房的景色製作成明信片，在前臺販售！

- D 謝謝阿芳小姐願意和我們分享那片夕陽美景。  
B 傳說中，維納斯的遮面紗！  
A 一張只要一百塊，要買要快！

眾人 謝謝大家！

四人鞠躬謝幕。  
燈漸暗。

劇終。



## 〈Let's play〉得獎感言

在如此匆促的時間條件下第一次投稿就能獲獎真的很幸運。感謝評審老師、曾經教過我的所有老師們，以及在這一路上陪伴我的創作伙伴。在舞臺劇至今仍會被懷疑是否屬於文學範疇的現在，新北市文學獎提供這個平臺實屬難得，也謝謝新北市文化局給予劇作家這樣的機會可以發表自己的作品。最後由衷的感謝存在。Namaste ！



陳禹葳

平常以泡咖啡、排戲維生，背著學貸，夢想擁有一棟可以看見夕陽的小套房但不叫阿芳。養著一隻九個月大虎斑貓，想要訓練她幫忙打掃家裡。平凡無奇。